胡同歲月

文化經緯

李憶著

這次去北京，逛了兩次胡同。第一次是由朋友領着去的，第二次是我自己去。跟朋友去的那次，以逛胡同爲名，卻以「吃」爲主。我下榻位於東城區的賓館，從賓館出來走幾步就是豆瓣胡同。所謂的豆瓣胡同，其實是一條大街，很長、很寬，高樓大廈林立。我們是午後三點多才出發的，雖還未到立夏時節，但北京的天氣已經很炎熱。午飯過後，北京人通常要「午休」，下午才出去活動。從豆瓣胡同一轉入南門倉胡同，即時感覺到這裡彷彿是一個小型社會；超市、飯館、小旅館、雜七雜八的小百貨，用的，穿的，吃的，無論是醬、油、醋、雞蛋、啤酒、水果、鮮花（還有紮死人花牌的呢）總之生活上所需的都應有盡有。其中又以小食店最多，而且幾乎每家都派員站在門外招呼，即使人手不夠，掌櫃的也會很機敏地見你行近立刻招手請你進去。在喧騰的吆喝聲中，我竟覺得有種賞心的感覺——市井生活不就是這樣的嗎？儘管喧擾、混亂，卻有着富足的歡樂。於是乎，我們幾乎是一路吃着去逛的。而且只能挑沒嘗試過的，像餛飩、涮羊肉、醬肘子、驢打滾、金糕等，再好吃也得割愛。儘管如此，沒等華燈初上，已經飽到不能動。這才察覺除了吃，好像還沒瀏覽到胡同呢，就更遑論四合院了。

於是隔天便婉謝了所有的好意陪同，獨自去逛。照舊是從豆瓣胡同拐入南門倉胡同。昨天沒留意的，今天都注意到了。原來南門倉胡同兩旁都是高大的老槐樹。天氣雖熱，走在樹蔭下也不覺得怎樣。鄰近還有很多條胡同，都是互相連接的，感覺都不長。原來北京的街道大都是四四方方的，因此長度相等。兩側多有植樹，在夏日裡平添幾許蔭涼。走到胡同深處，行人漸稀。在一處院牆下，忽聞有小孩的歌聲，原來院牆裡面是一所幼兒園。是蓊鬱的老樹遮蔽了屋脊，對於一個過客而言，確實是不容易發現的。站在牆下仰望，有種歲月漫漫的懨醺感，恍若這裡的光陰流得特別慢。幼兒會長大，會離去，惟獨胡同裡的歲月不會老……

其實這都是我的錯覺。事實上胡同裡的物景人事都在變遷中，四合院尤其變化大——它們一天天在消失中。拆與不拆，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可不論你持什麼意見，四合院都一直在拆毀中。我的朋友老孟是支持拆毀的。他說：「現在哪還有什麼四合院？什麼獨門獨院？十幾家人合擠在一個『大雜院』裡，連院落都加了蓋，變成住房了。又沒私人衛生間，上的是公共廁所，連水龍頭都是共用的。你去問問他們，看誰願意永遠居住在這樣的環境裡？」孟君所言極是。這樣的「大雜院」我也曾見識過。多年前，經過一座四合院，見裡面古樹參天，一牆綠蔭，腦海裡立即浮現一幅院落寬敞、植樹栽花、飼鳥養魚的美好生態構圖。然而探頭一看，卻是一個「大雜院」，沒有院落，也不見盆花，因爲僅有的空間都蓋了房，並且還間隔出好幾間房間。那參天的古樹竟變成了現成的樑柱，還掛着些雜物呢！這樣的情景，還怎能將它與四合院的「天棚、魚缸、石榴花」的雅靜舒適聯想在一起？渴望住好房子，渴望改變住房條件，不就是所有市井小民的願望嗎？而古都的帝王氣象，早已渙散在歲月的風塵裡……

鄉村的味道

天南地北

牧也

春天，四處洋溢着青草的味道。成堆成捆的青草，從田間或溝坡上割來，再鍘成牲口可口的小段。在這個時候，那味道沁人心脾，清香、清純得似乎比綠茶更宜人。在城裡，想故鄉的時候，我就會去草坪上聞它們，尤其是園藝工開着嗡嗡的割草機剛剛走過之後。我在那草地上，像一隻瘋狂的驢子一樣打個滾兒，躺一會兒，有時還會掐個草尖兒嘗嘗。

春天，是炊煙的味道。從小瓦房頂上冒出，裊裊的蒸騰、縈繞、飄散。如果你仔細聞，在那裡面你能分辨出剛蒸好的饅頭的味道、芝麻葉湯麵條的味道、薺薺菜餃子的味道。當然，再抽象和文縐縐一點說，還會有母愛的味道、思念的味道、想家的味道。現在我閉上眼，就能看見炊煙，聞到那炊煙，聞着聞着我就會輕輕地飄起來，掠過濕漉漉的小路、縱橫的阡陌、流淌的水渠和虛掩的柴門……其實，鄉村的味道最突出和根本的，是苦澀的味道。因爲鄉村的苦在村裡人的心裡。關於這一點，城裡人，特別是那些幸福着的城裡人，無論如何是想像不出來的。你看吧，旱、澇、冰雹、蝗蟲；房子、兒女、媳婦；生老病死、人情世故……哪一件不是一副沉重的擔子？哪一件不一拳將人擊倒？哪一件不讓人活生生地蛻幾層皮？鄉村的苦只能熬。熬，得慢慢地熬，拚命地熬，希望裡夾雜着絕望熬。熬熬也就過去了，但有時卻不能。在熬的過程中，孩子成了老頭，媳婦變了婆婆，老頭和老太太成了地頭裡的一抔新土……

在這裡，我想起一個叫日子的詞。它給人的感覺依然漫長，猶如老婦人紡花時抽出的線。熬與之類似。而且，鄉村的味道就附着在這日子上。日子一天天，苦也變得悠長，但依舊溫暖、厚實，如同春天裡，四處洋溢起新鮮的草味……

羅振玉何不殉節

人與事

陳魯民

國學大師王國維之死因，向有很多說法，大致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爲清朝殉節，盡遺臣之忠；二是與有三十年交情的羅振玉絕交，於心至寒；三是懼怕北伐軍攻入北京，身遭辱殺。這些莫衷一是的猜測，至今無任何定論，但壓倒性的意見，是認爲他爲清朝殉節而死。

其實，王國維早在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驅逐溥儀出宮時，就引爲奇恥大辱，憤而與羅振玉等前清遺老相約投金水河殉清，因阻於家人而未果。一九二七年六月，國民革命軍北伐逼近北京之時，王國維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書，在頤和園昆明湖沉湖而死。

令人不解的是，同是清朝遺老，又是兒女親家，浙江老鄉，學界密友，一向與王國維共進退的羅振玉，這次卻沒有與王一起殉節。從羅振玉給王國維寫的祭文來看，他表白說，自己曾三次「犯死而未死」，即三次企圖自殺殉節而未遂，一次是溥儀被逼出宮時，一次是溥儀逃進日本使館時，還有一次就是這次北伐軍逼近北京時。他給出了一個冠冕堂皇但又極牽強的理由，說是王國維突然之死打亂了自己的殉節計劃，不料「公竟先我而死矣，公死，思遇之隆，爲振古所未有，予若繼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謂予希冀恩澤」，所以他就不便去死了，好在「醫者謂右肺大衰，知九泉相見，諒亦匪遙」。

所謂「思遇之隆」，無非就是遜帝溥儀發了一道「上諭」說，王國維「孤忠耿耿，深堪惻憫……加恩謚予忠愨，派貝子即日前往莫綴，賞給陀羅經被並洋二千元」。一個「忠愨公」的空頭稱號，再加二千元大洋的撫恤金，就讓羅振玉欲死不能——因爲我若是現在殉節死了，輿論還以爲我是想貪圖像王國維那樣的「思遇之隆」呢，所以我只好苟活了。好在，醫生說我已身患重病，去日無多了，與老友王國維相會於地下，也不會多久了。可誰也沒想到，「身患重病」的羅振玉又足足活了十三年，直到七十四歲高齡，才戀戀不捨地告別了這個世界，讓王國維在地下等得好苦啊！王國維死於一九二七年，正值他的學問盛年，殊爲可惜，但如今來看，也未嘗不是他的幸事，因爲，四年之後，發生了「九一八」事變，羅振玉參與策劃成立僞滿洲國，並任滿洲國參議府參議、滿日文化協會會長等多種僞職，成了可恥的文化漢奸。在這種形勢下，如果王國維還活着，他會怎麼樣呢？很難說，萬一立場不穩，跟隨溥儀去了長春，那可就遺臭萬年了。想想看，這種可能性還是有的，他以一個秀才身份被破格提拔爲「南書房行走」，因此一直對溥儀感恩戴德；爲證明自己遺老身份，他重新蓄起髮辮；溥儀被迫遷出紫禁城，王國維隨駕前後，並自殺未遂，因此而寫下「艱難困辱，僅而不死」之言；清華研究院擬聘王國維爲導師，他在請示溥儀後方就任；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他還親赴天津，爲溥儀祝壽；他始終按規定在宮裡「當值」，爲溥儀整理藏書，兢兢業業，勤勉有加。依他一向對溥儀言聽計從的愚忠態度來看，再加上老友羅振玉的影響，並非完全沒有失足落水的可能。

同理，倘若一九二七年六月，羅振玉與王國維一同「殉節」，也不會有後來當文化漢奸的恥辱，永遠無法洗刷的千古罵名，他還是個響噹噹受人敬重的國學大師，這或許就是同爲文化漢奸周作人說的「壽多必辱」的道理吧。

有朋自遠方來

域外漫筆

葉　周

在洛杉磯華人文學圈，文友們的交談中經常可以聽到何鎮邦的名字，一些協會文友的作品經過何鎮邦的指導、修改之後獲得提高；有些作品經過他的推薦在國內獲得出版。他更親自執筆，爲海外華文文學作品寫評論，做呼籲。在大家的眼中，何鎮邦是海外華文文學的辛勤澆灌者，更是一個知音。

去年，我負責爲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主編一本《洛杉磯華文作家作品選集》。在將書稿交給中國作家出版社之前，我想到應該請一位熟悉洛杉磯文學圈，並且在國內文學界獲得廣泛認同的作家、評論家給選集寫一篇序言。我覺得何鎮邦是最合適的人選。可是我對何鎮邦久仰其名，卻從未謀面。於是請協會負責人給何鎮邦去信，徵得同意後，才由我將三十多萬字的文稿通過電子郵件傳給他。

我原以爲國內的評論家都很忙，文學界現在評獎活動多，好山好水，遍地都是，書齋裡根本留不住他們了。沒有想到，約兩周時間就收到了何鎮邦三千言的序言，讀罷序言，含笑掩卷。何鎮邦不是寫的一篇高屋建瓴的指導性文章，而彷彿是從地基上建高樓，行文平實，情理兼備。從與洛杉磯作家的友誼說起，對選集中的作品，認眞點評。在文章中被他提到作品的作者就有十多位。可見他對作品閱讀的詳細，用功的深入。

過年前終於有機會在洛杉磯見到何鎮邦。一頭白髮，話聲朗朗，睿智的言語間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我剛從上海回來，即將帶回的最新著作《文脈傳承的踐行者——葉以群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面呈何鎮邦以求教正。沒想到他第二天就打電話給我，對於我書中所寫的人物和細節娓娓道來。其實一點也不奇怪，他是文學圈中人，上世紀五十年代求學於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在上海期間正趕上一九五六年的文藝「雙百方針」大討論。當年他尚才二十歲出頭，曾到上海鉅鹿路的作家協會參加各種座談會。他多次對我說，有幸在作協的會場上見過先父葉以群，聽過他的報告。對於我在書中記述的荒煤、于伶、羅蓀等人，他也都熟悉，有些更在北京經常接觸。說起荒煤，何鎮邦說以前，他就經常去荒煤家聊天。何鎮邦還是中國文學最高獎：茅盾文學獎評獎工作的具體組織者，並擔任中國作協魯迅文學院的教授，具體負責學院教學工作的組織和管理。我讀到過何鎮邦的一篇文章，其中就記述了他在茅盾文學獎的評選工作中，時常陪着負責評獎工作的著名評論家荒煤在飯後散步，荒煤知道他長篇小說作品讀的快讀的多，時常徵詢他的意見，與他邊走邊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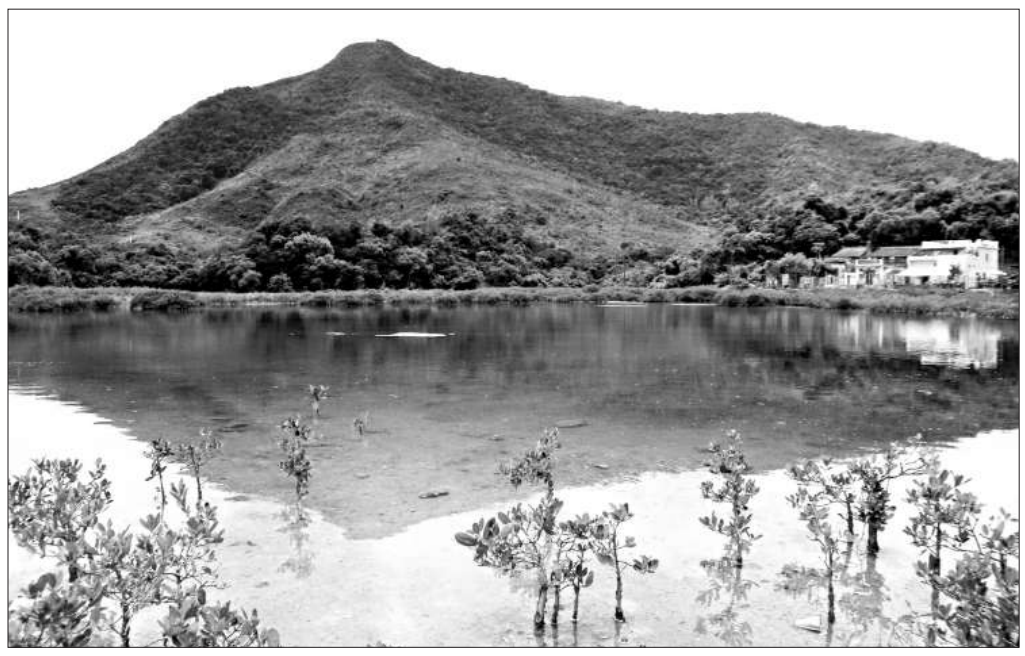
與新交何鎮邦談起彼此的前輩舊友，我們有了許多共同的話題。我似乎感覺，我們雖然初次見面，但是早已神交。在讀完我的書後，他揮毫作詩一首送我：「滬上文壇風雨驟，腥風血雨度春秋。誓為先賢來立傳，百年風雲一眼收。鉅鹿路上瞻風采，黃浦江畔立潮頭。憶昔庭前曾垂訓，華章讀罷熱淚流。」何先生對我文章中描述的文學前輩的艱難經歷和建國後的坎坷際遇感同身受。回憶起一九五六年前後曾在上海作家協會與先父葉以群的交流仍然記憶猶新。對於文學前輩的學識和風範依然敬仰。他反覆說，讀了我的文章引起他對似水年華的許多回憶，對於前輩們在建國後所遭遇的不公正遭遇無限感慨，各種情感交織在一起，止不住悲從中來，熱淚橫流。何鎮邦的這種表述，使初識的我們很快拉近了距離，如同在異鄉回望先輩的歷史，我卻驀然間遇到了知音！對於我書中撰寫的往事，我們之間有交織；對於我抒發的感懷，他理解讚賞，我們之間有共鳴。我的心爲之而雀躍。

在我見過的老一代文人中，荒煤的寡言，于伶的豪爽，羅蓀的謹慎，巴金的沉默都鮮明地表現了自己的性格。何鎮邦的性格特色則更豐富的體現了當代一位成熟的評論家的風範。他思維異常敏捷，記憶力驚人，感情豐富，興之所至，豪爽不拘。他身上更多地體現了一位沒有負擔的，坦率直言的當代評論家的風采。從他的豪放不羈身上也體現了當代中國文壇的寬鬆氛圍。在給海外華文作家的報告中，他縱論古今，暢談今日文壇，笑言好友知己，給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午餐後，我和何鎮邦在旅美數十年的台灣武俠小說家蕭逸家裡聊天，看着蕭大俠如數家珍地向我們展示他和梁實秋、林青霞、盧燕、倪匡等藝文界人士的合影，特別是聽他繪聲繪色談論着當年友人間交往的點點滴滴，何老師便忽然如一個年少之人，不時爆出各種辛辣的說辭，時不時讓我忍俊不禁。我看見了作爲文學評論家的何鎮邦豐富個性色彩中的另一面。當然我們的話題更多的集中在海外華文文學的現狀和發展上。我和何鎮邦的神交始於前面說到的《洛杉磯華文作家作品選集》，作爲選集的主編，我在後記中強調：「海外華文文學創作，從客觀上分析，既有局限，也有自由。所謂局限是與兩地主流文化的間離。用中文寫作，對於英文的主流文壇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同樣對於中國的主流文壇，影響力也是微弱的。……但在不利中的有利條件是，海外華文作家所進行的跨越文化的創作，在觀照中西兩種文化時，具備了多角度的立足點，這又和西方主流作家，或是中國本土作家有所不同，這種優勢無法取代。」

何鎮邦在爲《洛杉磯華文作家作品選集》所作的序言中則表示：「我認同葉周這一精闢的觀點。我以為，無論是回望祖國生活的書寫，還是關於僑居國的移民生活的描述，華文作家都具備這種無法取代的優勢。熱切期待洛杉磯的華文作家們揚長避短，努力創作，寫出更加無愧於祖國傳統文化與僑居國現代文化的華章來。」

何鎮邦曾多次公開強調，海外華文文學應該是中華文學中不可或缺的一個支流，缺了這個支流，中華文學的全貌就缺了一個部分，不夠全面。他的這一眞知灼見是與時俱進的一種表達。尤其是目前世界文化交流迅速發展的情況下，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日漸蓬勃，創作繁榮更是指日可待。



山青水秀（攝於三極涌）丁　建

行山徑與休閒文化

文化什錦

康　廷

英國人一向頗以自己的傳統文化爲榮，重視具有藝術與文化內涵的休閒生活。說起英國人歷史悠久的休閒文化，讓人即刻想起遍布世界的殖民式建築：一種被稱爲bungalow的有遊廊陽台的住宅。這類建築出現在很多殖民地港口城市。其最典型的風格便是廊大的遊廊以抵擋室外的日光，布滿拱形窗戶的陽台既可遮擋亞熱帶地區夏日強烈與多雷雨氣候，也是遠眺和休閒的重要空間。這種採用大陽台、迴廊、木製百葉窗的建築也頻繁出現在荷里活電影中，成爲一種海外殖民建築和題材的標誌。其實英國殖民者在爲自己創造享受的同時，也在很多方面給當地引入可貴的休閒文化。香港的行山徑即是例子。在追溯香港的高地價政策時，有很多人不解也不滿，爲何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卻保留了這麼大面積比例的郊野公園？殊不知這和港英政府推行的殖民地文化風格具有淵源關係。例如，傳統的英國家庭喜歡遠足和燒烤，廣闊的大自然郊野自是必不可少。

於是，香港作爲一個國際大都市，境內一千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卻保留着約四分之三仍是郊野。這塊彈丸之地有着無數怡人的風景——大海之濱，有淺灘偉岸；群山之巔，有草坡茂林；不論從海邊遠眺或由千米的山巔俯瞰，均可見山水相連，風景如畫。香港現有二十四個郊野公園和二十二個特別地區。闢設郊野公園的目的，是爲了保護大自然，以及向市民提供郊野的康樂和戶外教育設施。至於闢設特別地區，主要目的是爲了保護自然生態。郊野公園和特別地區共佔地四萬四千二百三十九公頃。郊野公園遍布全港各處，範圍包括風景怡人的山嶺、叢林、水塘和海濱地帶。郊野公園深受各階層人士歡迎，不少人認爲，城市生活繁囂，暢遊郊野公園是最有益身心的康樂活動。每年，前往郊野公園的遊人超過一千多萬人次，進行的活動主要包括漫步、健身、遠足、燒烤，以至家庭旅行及露營等。郊野公園設施均經精心設計，與大自然環境互相配合。此外，當局亦闢建行人小徑及家樂徑，供遊人在山林中漫步，欣賞大自然景色。目前正着手改善各條主要山徑和設置路標。

香港郊野公園的四條長途遠足徑最深受遠足人士歡迎。麥理浩徑（全長一百公里）跨越新界，由東面的西貢伸延至西面的屯門。鳳凰徑（全長七十公里）位於大嶼山的環迴遠足徑。港島徑（全長五十公里）跨越港島五個郊野公園。衛奕信徑（全長七十八公里）由港島南部的赤柱伸延至新界北部的南涌。由這些行山徑的命名都可看出英國殖民港督的影響力。都說英國人生性保守慳儉，但在建設郊野公園上倒是十足體現了貴族的執著和派頭。香港市民，得閒好好享受寶貴的行山資源噢。

傾聽

人生在線

流　沙

一位老人，在公園裡拉二胡，跑調了。拉完，他朝我微笑，說：「謝謝，你能聽完。」

我愕然。其實我站在旁邊看風景，根本沒在意他的二胡聲。

老人挺幽默：「我在家練，孫子、孫女、老伴、兒子都說難聽，把我給轟出來了。」

我不想掃了他的興，言不由衷地說：「不錯，聽得出來是《二泉映月》。」

我看到老人高興壞了。

現在要做一個傾聽者很難，你要獲得一個傾聽者更難。身居鬧市，面對生活工作雙重壓力的你，你在心裡盤點一下，你有幾位忠實的傾聽者？

大家都很忙。忙得沒有時間聽別人說話，忙得只剩下疲憊不堪。

有一位年輕的義工，她喜歡與福利院孩子在一起，她會經常買一些文具送給他們。有一天，義工聯盟讓她去敬老院陪老人說說話，她欣然答應了。

她是中午去的，直到傍晚才回來。她說自己快瘋掉了。因爲整整四個小時，她一直在聽一位老人在說自己「光輝的歷史」，說兒子兒媳的不是，說單位哪個領導對不住他……她沒有機會插嘴，只得坐在那裡聽，一直聽，聽得頭皮發麻，聽得呵欠連天。但老人根本不在意，他還在說，說啊說。

說到太陽西沉。老人心滿意足，也累了。他說要小睡一會，晚上想吃一碗熱米粥。

大家聽了，哈哈大笑。

年輕的義工第二天接到了一個電話，是敬老院工作人員打來的。說那個老人要謝謝她，這麼多年了，只有她能把他的故事聽完。

香港有個義工叫蘇金妹，雖然她腿有殘疾，但幫助過許多人。她說，慈善有時候並不是付出金錢，而是時間。用這些時間用來傾聽，傾聽那些孤苦者、受困者、抑鬱者的心聲，這也是一種救助，這也是一種精神慈善。

雖然，在這個浮華的社會裡，要做一個忠實的傾聽者眞的很難。

閒遊婚博會

繽紛華夏

海　納

報上有條消息，說二月十七日在北京展覽館舉辦的二〇一二年春季中國婚博會，有數千家商家亮相，第一天就吸引了八萬對準新人參觀選購。於是我決定第二天去逛一逛，純屬看熱鬧。到了大門口，首先是排隊領票。好不容易輪到了我，工作人員問：「你有預約嗎？」我說：「沒有。」「那到對面買票。」門票十五元錢一張，但買票的人明顯沒有領票的多，看來那些年輕人，多是有備而來。

一進院，我就被那些名車驚呆了，除一大排奔馳、寶馬之外，還有八輛加長的婚車。有黑的，有白的，有北京的牌子，也有山東、黑龍江等地的牌子。你只要有錢，隨便點哪一輛，都可以幫你把新娘娶回家中。

以前沒聽說過還有「婚博會」，後來查了一下資料，才知道「婚博會」即「婚慶博覽會」，是在各地舉辦的以婚紗攝影、婚慶服務、婚宴場地、婚紗禮服爲主題的展覽會。後來「婚博會」的概念越來越廣，把與結婚相關的邊緣服務，如房屋裝修、新婚家電、新婚傢具、新娘化妝等也包括進來。一方面，是宣傳婚慶的時尚元素及新興理念，另一方面，就是吸引消費者的關注，推銷各自的品牌。

這次在北京展覽館舉辦的春季中國婚博會，共有十二個展館，涉及二十大行業的一千八百多家名品店，涵蓋了結婚所需的婚房、婚車、旅遊、婚慶、婚紗攝影、婚紗禮服、婚戒、婚宴等相關消費。

走近展館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擠不動」。眞可謂是人山人海，摩肩擦踵。你想啊，那麼大的展館，七八萬人擁進去，焉能不擠？很多的婚紗婚慶婚宴公司，都準備了幾十張小桌。幾乎每張小桌的周圍，都坐着三四個人，在進行着緊張的「業務洽談」。我遇到兩個靠在樓梯邊休息的準新人。男的說：「別看了，快走吧。」女的說：「再看一會。」我問那個小伙，才知道他們倆是內蒙人，不可能在北京辦婚禮，只是到這裡來開眼界。

結婚需要的一切，這裡都「應有盡有」。在一號大廳的二樓，我看到很多絢麗斑斕的婚禮舞台和燈光，能大能小，能升能降。還有一家，擺着一個美人魚尾。我走上前問：「這是傳說中的噴錢獸嗎？」旁邊的女孩瞥了我一眼：「不是。」「那幹什麼用啊？」「這叫美人魚尾，舉行婚禮的時候，新娘穿在身上，就變成了美人魚。」我又問：「是出租還是出售？」對方說是出售，三千八百元一個。可我還是納悶。誰會給自己的新娘，買回一個「美人魚尾」？

在婚宴展廳，有幾十家酒店餐館在那兒接待預訂。我一看，有「全聚德」，還有「豐澤園」。在這些地方辦婚禮，可夠風光。服務台的小伙子熱情地和我打招呼：「大爺，家裡有人辦婚禮嗎？」我說：「有個侄子，準備結婚。」「您家住哪裡呀？我幫您找一家近一點的酒店。」說着，他拿出一張「參展五十強婚宴酒店名錄」，各店地點及時間檔期、標準等都一應俱全。

這次婚博會，也讓各個商家賺得盆滿缽流。據記者在現場走訪統計，僅數家珠寶展商，婚博會三天的銷售額都在二百萬到五百萬之間，其中「鑽石小鳥」一家，達到七百四十萬元。

一號展廳的電子屏幕上，滾動着這樣一句話：「每個新娘穿上婚紗的一刻，都是一生最美的時刻……」爲了這個最美的時刻，年輕人擁進了婚博會，也在夢想和創造着美好的明天。